



世界文學名著

孟德斯榜夫人

羅曼羅蘭著
李 琰 譯
辛 質

LE MONTSPAN

By

ROMAIN ROLLAND

Translated by

LI TSUAING

and

SIN CHIH

世界文學名著

孟德斯榜夫人

譯者序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在現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差不多都早認識了：他的傑作被介紹到我們中國來的還不多，尤其是他的戲曲從沒有人從事翻譯，真是一大遺憾。今年春，辛質給我 Helena de Kay 英譯的羅蘭著底“Le Montespain”。我被這本歷史悲劇中悲壯熱烈冷譏的對話，及慘酷的劇情所動，遂決心與辛質譯出，以貢獻於與我們有共感的讀者們。

我不過只認得幾個法文字，自恨不能讀原文。我希望讀者中有能以原文為我糾正者，只要是善意誠心，李瑒極願領教，並謝盛情。

民國十七年，七月，十七日，李瑒，杭州。

劇中人

人物

法朗氏阿蕤迺（孟德斯榜侯爵夫人，年三十九或四十，以後簡稱孟夫人。）

瑪麗澳布（夫人的女兒，年十六，以後簡稱瑪麗。）

高姬梨凱小姐（年十八，以後簡稱高小姐。）

娜冉（侯爵夫人的老女僕。）

魯瓦斯（年四十。）

路易十四（年五十。）

高布里疑古拉（警察總監，年五十五。）

倖臣三。

許多的貴族與貴族夫人。

凡賽爾。

地點

時代 約在一六八〇年。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 凡賽爾的宮殿。孟德斯榜夫人的臥室。夫人正睡在華麗而寬廣的牀上；牀腳那一頭，

她的女兒瑪麗澳布與高姬梨凱小姐抱着一個新生的嬰兒，裹在有花編的布裏。靠牀頭稍偏處，娜冉坐在支牀的榻板上。屋的四周圍繞着多少倖臣，一個跟一個地走過去吻夫人的手。窗戶敞開。門外有羣衆的歡呼聲，簫與維亞鈴(Oboes and violin)奏着舞蹈的音調。

幕開前，舞臺上與舞臺內都有嘈嘈的雜聲。幕全開時，夫人說話。

孟夫人 把孩子給大家看看！

(瑪麗正抱着嬰兒，便起立把他給高姬梨凱小姐。)

我說的是你，瑪麗！

瑪麗（躊躇狀）媽媽……

孟夫人 我願意你這樣作。

（瑪麗抱着嬰兒走到看樓，高姬梨凱小姐陪着她。）

孟夫人 瑪麗，你看，多麼奇怪的景象！這麼多人來慶賀你的弟弟，這個孩子！你多麼有福氣！

……這是怎麼一回事？

瑪麗（將憑窗外顧，忽又退回）這些叫喊的聲音使我害怕。高小姐，給你抱孩子罷。別讓我媽媽知道。

（高姬梨凱小姐把孩子抱在懷裏，將他給羣衆看，他們歡呼之聲更加厲害。）

娜冉（彎身伏夫人的枕邊）太太，他們嚷得多麼厲害！

孟夫人 這那兒就能算嚷得厲害！當島樊初生的時候，他們把樓下屋裏的地板和轎子都拆燒了，放起火來慶祝。他們定當再嚷得兇些！娜冉，打開我的錢袋，拿一些錢給他們！

（娜冉遵命把錢撒在外邊。羣衆因而快樂狂呼。）

倖臣一（低聲）所有的這些聲音都是因爲皇帝的母馬產了一個小馬駒。

倖臣二你們看那個淫婦誇耀得多麼驕傲！

倖臣三十六年了，路易十四總是寵幸着她。

倖臣二十六年？有那麼久嗎？

倖臣三這日子是寫在那裏的；從頭一個孩子到這個孩子一共十六年。

（他指着瑪麗與嬰兒。瑪麗與高姬梨凱小姐抱着孩兒出去。）

倖臣一她快要失勢了。但是想着她將落馬了，就有命運把她扶上馬去。

倖臣二她一定有魔術的能力，別的人是比不了底。這都不是天生底。

倖臣一除了她的淫蕩就沒有別的魔術！妓女的方法就是她的巫術。

倖臣二不然，不然，是有魔術底。如果你問一問她身邊出沒無常的巫婆，你就可以知道了。

倖臣一呸！不過是些毒害和奪寵的藥方！

倖臣二 看笑得了，你完全知道底。你信這個妖魔不信！

倖臣一 天下的女子都是妖魔。來，我們都應該尊敬她。（他們去吻夫人之手，多數朝臣俱退，一會兒走一些。）

孟夫人 （她驕傲地，冷漠地接收了他們的敬禮。她的眼現出困倦與苦慮的神情。）

皇后在那裏呢？爲什麼她還沒有來呢？

（近門處，朝臣有所動作。）

一位貴族 太太，皇后來了。

第二場

（皇后進來。她是一個矮胖子，舉動匆促不定。）

皇后 天呀！我是多麼地快活！夫人，你現在已沒有危險了。他們昨天黃昏時告訴我說你去世了。昨晚我幻想到各色各樣的鬼魂！我夢見棺材，棺材上蓋的黑布，和靈前的蠟燭。

孟夫人 謝謝你的關心。我希望這些謠言不要擾亂了你的清睡。

皇后 唉！不用爲我操心了。世界上的一切憂慮也阻擋不了我的睡眠。我也不知道怎麼成這個樣子了！深夜裏有些時候我簡直痛苦得要哭；枕上沾滿了淚痕；但是我仍然睡得着——來讓我看你的臉色。嘿！多麼難看呀！親愛的，你的臉簡直同死人的一樣灰白。把手給我看看……你怎麼發燒？你覺得怎樣？但是你的身體不好！實在不好！

孟夫人 皇娘太關心我的身體了，我好的多了。

皇后 不對，不對，你錯了。我願爲你去向聖瑪葛瑞蒂禱告——我的上帝，可不要死了。我的親愛的，我求你不要死吧！假若你離了我們，我該多麼的難受。

孟夫人（冷譏狀）我不相信我對於你們是這般的需要。

皇后 十分需要呀！我願意熟人陪着我。我討厭生人。我相信我寧願饒恕我不喜歡的人，可是陌生的面孔，我簡直受不了。（一刻的沉默）再說哩，我是愛不喜歡的人，還是愛你呢？！呢？！他們嚷得多麼厲害！就是因爲嚷得厲害，你才難受嗎！

孟夫人 不是因為這個，皇娘，對於高貴的人沒有比頌揚還動聽的歌曲。

皇后 當我生烏樊的時候，他們嚷得還沒有這般厲害。其實我們也用不着。

孟夫人 爲什麼呢。

皇后 太子遲早是要管理他們的，所以他們愛不愛他都沒有什麼關係。

孟夫人 皇娘比我們都聰明些，然而一個人治理國家，承繼權與人民的愛戴，是同樣重要。

皇后 在這個國家裏，最美麗的，最嫵媚的，最好修飾的女人，便是有真正道德的。當我剛從奧地利到法國來的時候，我承認這種心理的反常，使我非常的難過。但是我以後也就慣了，不管他們的風俗是多麼的不合理，我也得隨鄉入俗。

孟夫人 那是自然哪；真正的道德它本身能不能夠得到報答呢？

皇后 是的，那算是一個極大的安慰：如果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鼻子換換樣子，他就可以不要道德了。

孟夫人 噯，你是什麼意思？

皇后 別說了，別說了。你問我剛才說什麼嗎？我說得過分一點！如果昂拉老父知道了，我又要挨一頓好罵！親愛的，別在她跟前說啊。我們這麼大年紀的婦人還管什麼快樂？——我們可以很有理智，很有道德，並且我們一定知道沒有一種道德能超過貞潔的行爲底。——惡魔仍然在我們的耳旁出沒，隱約地聽到他們令人討厭的誘惑，尤其是現在的時候，皇帝把我們套在網裏了，他不住地逼迫我們，多麼可怕的事啊！我們一定要好好地自衛！

孟夫人 你是什麼意思？

皇后 你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皇帝一點兒都沒給你說麼？等一等，等我走近點兒，他們好像是不讓一個人知道似底。警察時時跟着我們的，我們可不要冒犯了他們。

（朝臣俱退，只留下皇后，孟德斯榜夫人，和藏在牀後的娜冉。）
親愛的，妖魔是在宮中。我們被巫蠱和作祟的包圍了。他們偵視着我們，想法子攫取我們的靈魂。什麼人也比不了這一般小動物；你從門把他們趕出去，又會從窗戶爬進來，

你就把他們燒死了，他們也會活轉來。疑古拉警察總監把這般魔鬼組織了一大混隊，有許多大公爺還要加入他們的隊裏……你冷麼？

孟夫人（輕微地顫戰）不冷，皇娘請往下說罷。

皇后 我們的宮裏也受毒了。有的因為金錢把他們的靈魂賣給那般魔鬼了。有的是為榮譽有的呢——這是最下賤的，就是因為愛情把她們的靈魂賣了。——魯森堡侯爵這麼好的人……也被下在巴斯提爾的獄裏，警察監視着他，大概皇帝要劫走侯爵的夫人！當我想到昨晚我允許他抱我的小狗諾克，和抱蘇桑夫人的時候！天呀！多麼可恨呀！至於她呢，我倒也喜歡。一個被棄了的可憐人，禮拜五才能吃肉，並且同下人一塊兒睡。她毒過六個情人。她剛從巴黎坐馬車逃走底。可是人家捉住她的妹妹白朗夫人！就是她毒死了她的丈夫，又同王達莫先生結婚了。還有波梨娜夫人，葛娜貓夫人，昂古迺麥夫人！呵！這一般賤婦，我希望軍警這回不要姑息她們，拿她們作個榜樣，好替貞潔的婦人報仇；你說可怕不處處都是恐怖。簡直什麼東西都不敢動，什麼東西都有毒藥的

臭味。今天早晨我過高壘瑞的時候，忽然一種硫黃的氣味衝進了我的喉管，我只好書幾個十字。我想「他」一定是剛走過去——親愛的，你想想那個？至於我呢，我並不怎麼奇怪男子的罪惡，他們有驚人的力氣去滿足獸慾的本能，以至於連命都送掉了。一個有理性的人一輩子還能和這「人類之仇敵」在一塊兒嗎？

孟夫人 爲什麼不能呢？這是因爲他們要求所欲要的东西，因要實行的緣故，所以手段也都認爲是好底。

皇后 難道地獄也是好的嗎？

孟夫人 要是同愛與恨比起來，地獄又算得什麼？

皇后 但是親愛的，愛與恨只是幾禮拜的事，可是一死就是幾千年。

孟夫人（受激刺狀）那有什麼關係？就算一天，一小時，甚至於一分鐘，她也算得着勝利了。如果有一個怯懦的人，他一件罪惡的事都不作，只因爲這個就可以使他不入地獄嗎？沒有愛的靈魂，就算是沒有生的靈魂。這樣的靈魂算得什麼，它永不能生存；我寧願

入我自己的地獄，也不願上那污穢的天堂。

皇后 親愛的！親愛的！不用這麼生氣！你看你多麼激烈！人家會說你崇拜魔鬼哩！

孟夫人 皇娘，我並不崇拜他們。我明瞭他們，可憐他們罷了。自稱爲基督教徒的人，可是仍然拿起石頭斫有罪的人，也不想當他們去作殘忍的，英雄的罪惡的時候，他們所受的痛苦：這就叫做偽善。

皇后 親愛的，我沒說什麼，我並不是糟蹋誰。我真夢想不到你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不用自己太生氣了。不然會回奶的。蓋上被單吧，你出的是冷汗。好了，我們談點別的事罷。

——我的頂好看的那個項練你戴在那裏去了？

孟夫人 那個項練？

皇后 那個金鋼鑽的項練，上面還嵌得有路克蕤茜的像……

孟夫人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皇后 但是親愛的，昨天晚上皇帝到聖凱勞夫人家裏去，問我要項練，我很快樂地就給他

了，因為我明明知道是爲你要底。你的意思是說他沒有送給你嗎？當他問我要的時候，他的表情又溫和，又嚴厲，我們都被他籠絡住了。那他一定是送給別人了。我真不相信！

孟夫人 大概一會兒他也許給我送來。

皇后 不會的，我敢一定說是不能底；因為今天早晨我問他這件禮物你喜歡不喜歡，他說是喜歡。這意思就是他已經送給人了。好！那也不錯！親愛的，不用難過。我送你一個。

孟夫人 我不要。

皇后 一定，一定，我非送你一個不可。你有接收我這份禮物的特權。這一套項鍊要比那一套還好。我立刻就給你送來。皇上欺騙了你！

孟夫人 不，不，我告訴你，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皇后 你怎麼那樣生氣呀！今天什麼東西都使你別扭。你病了。我不送給你了。我並不是要強迫你。——但是無論如何，請你告訴我，我的一片費話使你傷心嗎？你是知道皇帝的；這就是他卑污的行爲了。他總是同些女人來往得很熱。至於我呢，不過在旁冷笑他。

他總不能立志作一個老年的人，不過我不知道他最近又愛上誰了？

孟夫人 我累了，我求你饒恕我。

皇后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要睡眠了。我就要走了。……親愛的，你的臉色多麼難看！真是認不出你來了。我的親愛的，自己珍重些。爲我你好好地珍重吧。像我們這麼大的年紀，一定要當心些兒。提起精神，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什麼事都別想了。

（孟德斯榜夫人默默地，抖顫地向皇后鞠躬，皇后退。孟夫人目送皇后，咬牙，手抓着被單。）

第三場

（孟夫人與娜冉）

孟夫人 （坐在牀上叫娜冉）娜冉！

娜冉 （她原藏身牀後，現從牀角走出）我的太太嗎？

孟夫人 聽見了嗎？他騙了我！他愛上別人了。有人奪了我的寵！他慷慨地把我的東西送給別人——這就是他今天不來的原因了！他離棄了我……不對，決定不會的，這件事不是真的！這不過是哄人的圈套——這個壞東西想出來這麼一段關於項練的事，好來使我難過！

娜冉 她說的是真話，你已經有了情敵了。

孟夫人 笨東西，你知道，你一點不說！

娜冉 你再罵我！我可就走了。

孟夫人 別走！我信任你，你偏不忠實地對我！——那個女人是誰？你爲什麼一句話都不說？

娜冉 我只能給人們一種方法，先見他們自己的命運，而設法消滅它，可是我不能爲他們消滅底。

孟夫人 噯！你可給我什麼呢？我相信你，服從你，也喝過你給我的媚藥，也念過你教我的經，常用你的咒符。因爲每天都聽你的話，我時時都有死的危險。可是我爲的什麼呢？就爲

了這個！

娜冉 你還抱怨什麼呢？因為有我你才能得寵了十五年。

孟夫人 是的，這個永遠掙命的生活呀！沒有一時的休息。天天都有新的爭鬪。並且當你說到那個變了心的人棄捨了我，欺騙了我的時候，我立刻支持不住，非常地想睡。我多麼疲乏呀！因為爲這一時的勝利，我便感激你麼？可是事事將來都要得到果報底，

娜冉 你得着這樣的結果是應該的。你作的事情只得使你得着一時的勝利。比你更強的人，一定能得最後的勝利。你背了時了！你罵我的事情，其實是你自己的過錯。

孟夫人 我還能怎麼樣呢？

娜冉 你自己知道。

孟夫人 少說費話！

娜冉 我想你十分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這不過是一件小事；作幾種禮式，行一個聖餐禮。……

孟夫人 對了，聖餐禮，「奇醜的聖餐禮」……不用說了罷！不准你再給我說。

娜冉 連太上皇也曾說過要治理巴黎是值得行聖餐禮底。

孟夫人 但是多麼奇醜的聖餐禮喲！

娜冉 你已經答應請神了。但是你這隻手給人的東西，那隻手又接着拿走了。你就不用奇怪「他」也這樣作。你心裏有他，他心裏纔能有你。

孟夫人 我拒絕過他什麼嗎？我的靈魂就是他的靈魂；但是不能因為他我便作下賤的事呵！

娜冉 你作的下賤事不知有多少呢？只做幾個手式，不說一句話。閉着你的眼睛，把你的身體放過去。

孟夫人 （目不轉睛）裸着體躺在聖壇上，頭，手，腳都垂着——淫亂的牧師眼睛釘着我，手摩着我，——上帝的十字架和上帝的聖杯放在我褻瀆了的身上，——聖杯裏濺滿了天真兒童的赤血……不行！不行！走你的罷！

娜冉 然而同你要求的東西比較起來，這又算得什麼呢？只拿天真的兒童的赤血去換來無上的能力，不太值得嗎？

孟夫人 我覺着有病了。我不幹，我不能污辱自己。

娜冉 （悲苦狀）你想這是一種淫樂的舉動，——你卻不知道世界上最有力的人便是能夠污辱自己的人。人羣是圈在狹窄的兩端：就是善與惡。一個人也不准走得太高，也不准落得太低；只有一小部份的人越出善惡的界限；但是越過了惡的界限是更榮耀，因為那是不准作的事。絞斷了自己的鎖鍊，逃出了人類道德的鐵環，用不着什麼良心，自造罪惡就完了。支配全世界的偉大人物，他們是苦中有樂的。不只要責罰他人，自己也應當責罰自己。踐踏了上帝的工作，污穢了上帝的理想，把自己拚命地降下來，降到深淵裏！那樣纔能同苦痛中有笑樂，把姦邪滿不當一回事的人一樣，上帝雖說掌握世界的全權，然而他不是利用世界，乃是毀滅世界！

孟夫人 病魔已經碎傷我的心了；我太衰弱了，不能忍受你的狂熱。啊！娜冉！我不能這樣。想

想，就那一點的污辱就夠使我昏亂的了。

娜冉 如果你不願作，失去你的勢力，也很容易。你敢行聖餐禮去！

孟夫人 （冷酷狀）我不希望作。（娜冉欲走，孟德斯榜夫人婉求她）

娜冉，不要生氣，不要離開我！我是非常的疲乏，困倦，被熱纏繞住了。我不能想。饒恕我！下次再不了！現在在我一定要睡。我願靜養我的病，我願靜養我的病………

（娜冉又欲走，孟德斯榜夫人又把她叫回。）

等一等。讓我們一同禱告罷。

（娜冉轉來，靠着牀跪下，孟德斯榜夫人坐在牀上，壓制住自己的情感說。）

『我禱告上帝給我皇帝的愛情；我們兩人間的愛情將永遠繼續。願意不要再有其他的
女子入他的懷抱。我的情敵通都死掉。願皇后的嗣種全都滅亡；讓我的子女代替他
們的榮譽，代替他們的皇位，願我在皇帝的會議裏最有權勢；我的意思便是他的
意思；我的寵物便是他的寵物；並且我的榮譽將比以前要大，願皇帝拋棄皇后，同我結

婚。』

(沉默)

(娜冉還跪着，孟德斯榜夫人默默不言，好像纏綿地想戀她的理想。娜冉起來，替孟夫人放枕頭。夫人就跟着睡了，她把帳子放下，出去。孟夫人不動，眼睛也閉上，好像是睡着了。)

第四場

(瑪麗與高姬梨凱小姐把門半開，向內觀望。)

高小姐 夫人正睡着哩。

(他們用腳尖走進屋內，靠近牀腳，坐在牀榻上的最高級，她們的背向孟夫人，她們低低地談話，手中正刺繡着東西。)

她今天多麼受刺激呀！她好像非常的苦痛。

瑪麗 媽媽老是憂愁。我簡直沒有看她快活過。

高小姐 一生沒有快活過！天天都像這樣……啊……（嘆息，向窗外望。）

瑪麗 你嘆氣了。你在夢想什麼嗎？

高小姐 啊，瑪麗！這樣榮耀的日子，這樣快活的民衆，這樣喝采的歡呼，凡賽爾的人全都跑到這裏來恭賀，甚至於皇后也來了！……夫人是多麼的幸運！你也應該非常的快活！

瑪麗 我願意把這種快樂送給你的，或者……願上帝不要給我這樣的快樂罷！我非常愛你，我願意你在我的地位。

高小姐 你說的多麼奇怪！你怎麼了？

瑪麗 哦，沒有什麼？

高小姐 你已經有眼淚了。

瑪麗 沒有什麼。你看，現在沒有了。

高小姐 你心裏總有難過的事情，我注意你好久了。就是你剛纔在看樓上，你也是十分地煩惱。你有什麼秘密不肯告訴我嗎？你應該什麼事都告訴我。我們兩個約定了的，誰都不瞞誰……哦，瑪麗，你愛我不？

瑪麗 你又要讓我哭了。你看，我是多麼的矛盾。我想盡法子使我……

（她哭泣）

高小姐 天呀！多麼苦痛！你怎麼了？難道你有了情人嗎？

瑪麗 （破啼而笑）沒有。

高小姐 那又因為什麼呢？親愛的。

瑪麗 啊，高姬梨凱，過着污辱的生活！

高小姐 你說的什麼？

瑪麗 你替我想想我周圍的敗壞，罪惡的臭味，與這兩個喪德的人的呼吸！多麼可惡！有時晚上我簡直不能呼吸；我坐在牀上，不敢挨近枕頭。甚至於我連枕頭摩都不敢摩；牆，被

單，每樣東西好像都塗滿了罪惡。死的氣息逼我不能呼吸。我簡直活不了。

高小姐 但是親愛的，你病了；你怎麼會想到這些事呢？

瑪麗 不用逼我告訴你你所知道的和我所知道的事情。我的羞辱使你臉紅嗎？你也覺得我周圍姦淫的恐怖嗎！

高小姐 瑪麗！

瑪麗 啊！我的天呀！

（她回頭望孟德斯榜夫人，夫人靜睡不動，眼睛閉着。）

她還正睡着哩。（聲音更低）一定不要教她聽見！如果她疑惑我心裏的事，我可真要苦死了！——高姬梨凱，她怎麼敢？她已經結了婚，又有子女，而且皇帝也是一樣。然而沒有東西能夠阻止他們不作這種罪惡，使他們不過罪惡的生活，而且他們都是將近老年的人了，高姬梨凱！老年一天一天地近了，罪惡是一天一天地深重。所有知道這件事，看見這件事的人都諂媚我們，同時卻譏笑我們。當我的弟弟生下來的時候，這些可怕

的人們歡呼地慶賀；他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小生命，同我一樣是罪惡的產兒，同我一樣，是可憐的私生子！高姬梨凱！他們會這樣地叫我，我聽見了的，葛斯勿先生……（她哭泣）他是應該的。無論我怎麼樣，我的肉體，我的靈魂總是罪惡的結晶，兩個淫蕩的人作出來的果子。我的父親是一個姦夫，我的母親是一個淫婦。可怕不可怕？我的這個羞辱誰能洗得乾淨呢？

（孟德斯榜夫人嘆息）

高小姐（用手捂着瑪麗的嘴）別說了，請你別說了！

瑪麗（注視孟夫人）她在嘆息。她正在作夢……可憐的媽媽！我多麼喜歡掩飾她的罪惡！她怎麼能裁判自己呢？各種的事物都企謀着誘惑她。她旁邊沒有一個人敢往正經的地方想。沒有一句忠心出口的話。我想法把我的煩悶告訴我的懺悔者，但是他不准我說。只要我能逃走，我決不在這裏生活！

高小姐 你願意作第二隱士去尋找色板（Thebais）嗎？

瑪麗 我常常這樣想。遠離了一切在沙漠中居住，同上帝一同生活！我曾經求我的導師贊同我的志願！我央求我的媽媽讓我皈依宗教。他們卻嚴厲地拒絕我。

高小姐 他們使你不至於痛苦，我想是對的。

瑪麗 死住在這裏有什麼快樂呢。難道說我沒有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他們的痛苦嗎？那種的眼淚消瘦了我的母親？多麼殘酷！沒有一刻的快樂！

高小姐 你不配享受你的快樂——照你現在所做的！如果我是你，這對於我是多麼奇怪的事呀！

瑪麗 你敢嫉妒我嗎？

高小姐 我非常嫉妒你！

瑪麗 也不管……

高小姐 呸！上帝沒有這般殘酷！彼此相愛，算得了一件什麼大事。愛情是純潔的。擁抱幾回有什麼妨礙呢？就爲這件事也值得去擾動上帝嗎？如果沒有人去譏評他們，懺悔又有

什麼用處呢？一個人年青的時候，正是好好犯罪的時代呢！

瑪麗 你瘋了吧！

高小姐 戰勝了男子的心，使世界上的人的眼睛都注視着她一人的榮耀，覺出自己是被希望包圍着，接受皇帝的寵愛，看着皇帝屈膝地求愛！這都是多麼幽美的事呵！——可愛的皇帝！愛他和爲他所愛是多麼甜蜜的喲！他是多麼地仁慈。他是多麼的和婉而尊嚴呀！（她撫弄項鍊。）

瑪麗 別說了，高姬梨凱，我求你不用說了。

高小姐 爲什麼我不能說你的父親可愛嗎？

瑪麗 是的，我也這樣想，他是可愛的，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聽你這樣說總覺得刺耳。

高小姐 （抱瑪麗的頸）親愛的瑪麗，這樣的天真！親愛的小私生子！你信不信因爲你是一個私生子，我更愛你呢？

瑪麗 (不受她抱) 高姬梨凱，我不准你說！……如果你接着說下去，我可就要生氣了。

——你撫弄的是什麼東西？是個什麼樣的項鍊？我從前沒有看見過。——給我看看。但是那是皇后底！

(孟德斯榜夫人幾分鐘以前已經睜開眼睛，漸由牀上慢慢起身，仔細聽這兩個女兒的談話，聽到瑪麗最後的一句話，神經大受刺激，起立。)

高姬梨凱。你是那裏得來底？

高小姐 這是秘密。

瑪麗 告訴我，告訴我，誰給你的？

孟夫人 (猛烈狀) 這一定是皇帝！

(這兩個女孩嚇住了。高姬梨凱跪下，用手蒙臉。瑪麗起來，苦痛地望她，並且發出憂愁的嘆息。)

(孟夫人惱怒地向瑪麗說) 走你的！

(瑪麗默默不語，蒼白，冷顫。)

第五場

(孟德斯榜夫人與高姬梨凱小姐。)

孟夫人 你來！(高小姐倒身在牀腳上不動，用被單遮住臉)是皇帝給你的嗎？(高小姐

默息，顫戰)你看我！(她猛烈地抓着高小姐的頭髮，並且強迫她擡起頭來。)

高小姐 夫人，你抓傷我了！……

孟夫人 回答我！

高小姐 是皇帝給我的，

(孟夫人怒吼一聲，怒揉着她手中高小姐的頭髮。)

夫人，我要喊叫了！

孟夫人 (鬆手躺在枕頭上，嘆息，於是又坐起)他什麼時候給你的？在那裏給你的？他怎

麼樣給你的？

高小姐（囁嚅狀）夫人……

孟夫人 昨天在聖凱勞夫人那裏送你的，是不是？

高小姐 你怎麼知道的。

孟夫人 他告訴我的。

高小姐 他告訴你的是皇帝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孟夫人 今天早晨。

高小姐 不對。他沒有那回不先來找我的！

（孟德斯榜夫人作了一個嚇人的動作，高姬梨凱小姐驚退。）

孟夫人（鄙夷狀）那麼，他愛你嗎？

高小姐（低頭，幾不欲語，但是表出一種說不出的驕傲。）自然。

孟夫人 從什麼時候起？

高小姐 兩月以前。

孟夫人 自從我病了以後。這個賤東西！——你怎麼認識他的？

（高小姐搖頭不語。）

你不說嗎？——那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他並不愛你。他不過同你開玩笑罷了。你立刻會看出來他厭倦你底。

高小姐 他不愛我啊！上帝喲！我相信他甜蜜的情話，他動情的擁抱……他不愛我！你沒有看見他跪在我膝前，——偉大的皇帝用他奇異的眼淚洗我的手！

孟夫人 （強笑）這個傻子！人家會說你昏了！多麼理想的愛情事業！一個討厭的，快死的老年人。多麼動人聽聞的景象，五十歲的老頭兒在一個不值錢的東西腳下灑他的老淚……什麼？你說他真的下跪了嗎？他怎能再起來呢？他叫他的隨從了嗎？

高小姐 這多麼看出來你不愛他，你從來就沒有愛過他！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

孟夫人 你怎麼勾引上他呢？

高小姐 無論如何，我總不像你一樣，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着樓內當着過路的人就向他賣情！

孟夫人 （粗野地抓着項練）給我！

高小姐 （努力掙脫）不行！

孟夫人 非給我不行。

高小姐 （爭搶）你拿不了去！你拿不了去！

孟夫人 你鬆手不鬆手？我要咬斷你的手！

高小姐 你拉破我的手了！你把我的頭髮快拉掉了……啊！多麼殘忍！

孟夫人 （把項練強行奪去）我得到手了！

高小姐 還給我！

孟夫人 滾你的！

高小姐 賊！我得讓人人都知道。你偷了我的。這是我的東西！

孟夫人 可不是嗎！在這裏哩，你的東西！

（她用手把項鍊撕斷，將美人像用旁邊桌上很重的蠟臺壓碎。

高小姐 啊！（拚命地嚷）多麼光榮！你作的事多麼值得驕傲！嫉妒的，很毒的畜生！你所做的，不過更足以表明你的懦弱。皇帝再不愛你了。他這樣告訴我底，

孟夫人 （用一種恐嚇的態度直立起）少說！

高小姐 我藐視你。我們一同譏笑你。他愛我。我年青。至於你呢，一個病人，一個老婆！

（孟夫人猛力揭開被單，跳出牀外，把桌子上的刀拿起。）啊！你要幹什麼？饒命喲！救命喲！

（她一跳跑到屋後，門打開了。許多人好奇地向內觀望。孟夫人冷怒，抖顫不已，恨恨地注視高小姐，把刀扔在地上，回到牀上。）

孟夫人 （冷酷而激烈地惱怒）婊子！娼婦！讓開點兒！我將你趕出去！（向門口靜聽的人）誰叫你們來的？（他們退去。）

一位貴族 夫人，皇帝來了。

（高姬梨凱小姐披髮，哭着跑出去。孟德斯榜夫人取了一把鏡子，趕緊理粧。）

第六場

（皇帝上場。他的聲音和面貌都是文雅的，快活的，頗能動人。）

皇帝 噯！怎麼了，夫人，你還睡着呢？我不能再認識勇敢的侯爵夫人了。快起來！快起來！（他吻她的手。）

孟夫人 （正經其事地）我昨天差點兒就死了。

皇帝 （困惱狀）那個過去了，那個過去了，我們別再提那件事了。——你的臉色特別的好。

孟夫人 （悲苦狀）謝謝你送來的粉。

皇帝 噯！爲什麼告訴我這件事呢？我不願意聽。你爲什麼顫戰？

孟夫人 我冷。（皇帝爲她蓋上被單。——他老是往四周瞻望，孟夫人注視他。）你找什麼？

皇帝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孟夫人 我正在想你呢。

皇帝 什麼，他們讓你一個人在這裏？這是不行底。我願意你的女兒陪你。

孟夫人 我剛把她們趕出去。你一個人同我在這裏不難受嗎？

皇帝 夫人，你說的什麼？我很喜歡。（他似乎心身不安。）

孟夫人 我昨天想見你。

皇帝 不然，你病了。我等你復原了纔來看你，因爲我願意每次見你，都是一般地美麗。

孟夫人 如果你的愛戀是這般地柔碎，你也害怕讓我病一次試試，失去我的美麗嗎？

皇帝 我不喜歡憂愁。人定要離開憂愁遠遠底。

孟夫人 但是如果一個人捨棄了他的朋友，你也替這位朋友抱一點同情的憂慮嗎？

皇帝 羅柯告訴我一個很好的故事。歐萊筵山（Olympus）上的神攜走了人類死亡的

牀。他們永遠不讓死鏡毀壞了他們的眼睛。

孟夫人 陛下，歐萊筵山上的神是不死底；我們可不行。當死神來到我們身上的時候，當死路一天一天地在我們的縐紋與苦痛放展的時候，把我們的眼睛轉開又有什麼用呢？與其給我們自己一種幻想，不如彼此互相憐惜殘年，互相溫柔地幫助，來忍受老年的痛苦不更好麼。

皇帝 （不滿意狀）一個人並不是願意長老底。——侯爵夫人，我常常看到你有一種愛往壞處想的毛病。我不喜歡。讓我們談點別的吧。——實在你看起來好像有病的樣子。你改了樣子了。

孟夫人 （焦急狀）沒有什麼。天氣好一點我便好了。

皇帝 （冷淡狀）我也這樣希望。害病總是不好底。

孟夫人 我錯了，我告訴了你我的難過。現在我求你談些別的事。你今天作些什麼事？

皇帝 （煩亂狀）我吃完中飯同康戴女公主，布榜夫人一塊兒坐馬車出去，我們到林中

去獵山豬。

她們捉了二十多個，一大半都帶了箭底。

孟夫人 在潮潤的秋天森林中，空氣是很好的罷。

皇帝 (打呵欠) 林中有許多種的山雞，從來沒有這麼多的牡鹿，這麼多的野禽。你一會兒就會看見底。你起來罷。好像有幾千年沒有見你了。朝臣也不知道你的一些。你什麼事都不作。

孟夫人 陛下，我爲你生了一個小孩。

皇帝 (煩亂狀) 你不舒服。枕頭也沒有放好。我叫人給你收拾吧。(他按鈴)

孟夫人 早先你不要旁人來侍候我底。

(僕人入)

皇帝 叫高小姐來。

孟夫人 爲什麼叫她呢？

皇帝 爲什麼不許我叫呢？

孟夫人 好罷。

（高姬梨凱小姐入，仍然是散亂的樣子，眼睛緋紅。）

第七場

（孟夫人，皇帝，高小姐。）

孟夫人 （厲聲）收拾枕頭。

（皇帝想法子使高小姐看他。她偏低頭不顧。）

皇帝 小姐，怎麼了你哭了嗎？

（高小姐搖頭不語。）

你的眼是紅的，你一定是哭過了。

孟夫人 她已經做完她的事了，我們再談談罷。

(冷漠地向高小姐)完了麼走!

皇帝 (動情地)別走,小姐——有人糟蹋了你。你有了仇人。我不能忍受。誰讓你不快活?
信任你的皇帝,就如你的最好的朋友,全都告訴他。

(高小姐轉身,用手蒙臉。)

孟夫人 她最好的朋友!你的意思是說她最好的情人!

皇帝 夫人!

高小姐 (投於皇帝的足前痛哭)啊………皇帝,幫助我罷!她恨我因為她知道我愛你
並且你也愛我。她剛才在朝臣面前凌辱我,叫我可怕的名字——名字——我簡直不敢再說!她打我,她要殺我;還有你的項鍊,陛下,你送我的項鍊!她強迫搶了去,她………啊!
看呀,看她把它怎麼弄了!(她歎歎。)

皇帝 (向孟夫人)怎麼了,夫人,你敢………(向高小姐)起來,小姐,看老天爺的面子
不要哭了,你碎了我的心了!不用哭了,我的好看的寶貝!

孟夫人 你怎麼這樣厚臉皮，跑在這裏敢來調戲我的丫頭？

皇帝 我願意。

孟夫人 這樣說來，不但你的行爲卑鄙，連思想都是壞的。

皇帝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誰？

孟夫人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個老頭兒。

皇帝 夫人……

孟夫人 我想你至少對於你自己做的可恥的罪過也覺得羞愧。可是你全然不是這樣！你

誇示你對於一個下賤女子的老朽的愛情，一個粗大的身體，討厭的牙齒，短脖子，肥肩膀兒，又髒，又醜，又淫，這個……

皇帝 你怎麼敢糟蹋我喜歡的人蔑視皇帝的寵物是該得何罪？天呀！這真是可憐！沒有一

個平常的男子漢不能使他的愛人被朋友僕婢所尊敬——難道皇帝連一個平常的人都不如嗎？可是告訴你，無論怎麼樣我終久是要達到目的底。小姐，直白地說，你願意

怎麼樣處置使你惱怒的人？我一定能够滿你的心願。

高小姐（拭淚，她的眼放出驕傲與輕謾的閃光）皇帝，你愛我罷。我什麼都不要。

皇帝 你多麼慷慨！

高小姐 如果這個病婦願意的話，就讓她自己受她罵我的凌辱罷！我忘掉了她就算報我的仇。不用再別的伤害她來罷。

皇帝 我敬重你的人格。（高小姐得意地向孟夫人瞟了一眼，便走出去了。皇帝隨着她。）

孟夫人 你不是要走嗎？……等一等——請你等一等，不用這樣便把我扔了！我要告訴你

……我是激烈一點，倒是不錯——但我病了。皇帝，不要太狠心了！想想你愛了我多少年，我們倆共同生活了多少年，我們差不多事事都在一塊兒！現在又添了一個嬰兒，使我們的關係更加親密，我們不應該因為一時的疑心便分手了！

皇帝 你剛纔提到我的年紀。是的，我已經愛了你十五年了。那也就很够了罷。再見。

孟夫人 路易！（皇帝退）

第八場

(孟德斯榜夫人與娜冉。)

孟夫人 (眼睜睜看着皇帝出去，喘氣，橫臥在牀邊上) 噯，不會的……！(以手按喉，好像出不來氣) 啊！(跳下牀，嘶聲地，含糊地叫娜冉) 娜冉！(跛着走，一步一跌，敲打傢具，抓着一把椅子，竟爲它摔了，手指也不活動地拿起幾件衣服想穿上，忽然站住，苦痛地抓着衣服，終於暈倒了。)

(聽到椅子倒地的聲音，娜冉同幾個別的女僕進來。)

娜冉 噯！太太你在作什麼呢？……她要暈倒了！

(女僕趕緊去扶她)

孟夫人 (機械地) 我要……(自己欲穿衣服。)

娜冉 回到牀上躺躺吧！你在打戰哩！

孟夫人 不……幫助我……我要……

娜冉 你站不起來。

孟夫人 (雖然用力,仍站不住,終於坐下。)啊!你教我教得多麼好!我咒死你喲!(她狂暴

地打自己。)

娜冉 你是戕害你自己了。

孟夫人 咀咒我的生產!咀咒我的孩子!

(她望着瑪麗剛抱進來的孩子)把他抱走!我看得多麼可怕!

(瑪麗把孩子給女僕,跑到孟夫人跟前)走遠點兒!全給我讓開!(向娜冉)你在這

裏。讓她們出去。

娜冉 (向瑪麗)你頂好出去一會兒。不用難違她。

(她們都出去,只有娜冉又回到孟夫人面前。她還是頑固地要穿衣服。)

孟夫人 替我穿上衣服。我自己穿不上。

娜冉（遵命狀）你要幹什麼呢？

孟夫人 我們走……

娜冉 走到那裏去？

孟夫人 你願意到那裏去？

娜冉 行聖餐禮去？（孟夫人點頭）你終久是願意了！

孟夫人 權力現在失去了；它從我的指尖兒滑跑，可是我的指頭太懦弱了收不回來。再等一會兒，我怕全都要失掉了。幫助我！

娜冉 情景已經變了。我不知道行不行。

孟夫人 什麼？

娜冉 警察在追覓我們的蹤跡。警察總監留心地調查我們。剛纔我們的朋友羅媽妮就被盤問哩。我是個嫌疑犯，我可不冒險。

孟夫人 你是拒絕我嗎？

娜冉 我不是說拒絕，我說等一等機會。

孟夫人 等等！等到地球崩碎壓倒我身上的時候！

娜冉 那你可得趕快。

孟夫人 （喘氣，四周注視，於是她在身上拿出一付手鐲）這裏，拿着，拿着……你還要什麼呢？無論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娜冉 （望指手鐲）冒這個險，這個手鐲於我有什麼好處？

孟夫人 那就是要撇下我嗎？

娜冉 噯！在顧你之前，先得顧顧我自己！

孟夫人 （恐嚇狀）你是賣了我，同我的仇人一路嗎？……當心些……娜冉！聽我的話！如果你拒絕我，我敢說我一定把你棄捨給他們。

娜冉 你？

孟夫人 就是我。

娜冉 扔下我就是扔下你。

孟夫人 我是無論如何都被人扔下的了。

娜冉 好；可是我要被人捉住，也饒不了你。

孟夫人 你敢這麼作？

娜冉 我敢。不管他們捉住我捉不住我，至少在死以前我要作我所要作的事。

孟夫人 什麼事？

娜冉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我想對於你我都不是一件秘密事；就是我們兩個不能互相幫助，除非對於我們兩個都有利的事。——我知道你，也知道這個充滿了虛偽的皇宮；我知道你的心之深處；最深部的你的耽於肉慾底思想。我常常想我能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終久自己會來找我去受牧師的鎖鏈。我等這種機會已經好幾年了。——今天纔得到！

孟夫人 （舉手向天）天呀！你怎樣地侮辱我——記住，如果你白白地侮辱我。如果你不

能給我勝利，我要把你殺死……我們走罷！

娜冉 我們要等到黑夜再去。牧師在那裏，我已經告訴了紀爾葆。犧牲了吧。什麼都預備好了。現在正是黃昏的時候。到禮拜堂去。靠着我罷。

孟夫人 我應該作些什麼事？……我還不知道哩……（她因忽然的苦痛而呻吟起來了。）

娜冉 你苦痛嗎？

孟夫人 （臉成青白色，緊抱着自己，兩臂交在胸前。）我要死了；但是死了也要作個皇后！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布景 深夜。——在宮殿的看樓內。背面的窗戶可以望到朝廷上去。向左面走幾步就到走廊；廊門關閉，我們能看見白玻璃窗上的鐵條。舞台現半黑暗色，僅被窗內射出的光映亮，走廊旁的一個神龕裏，聖瑪利亞神像腳下的夜燈，也發出閃動的光彩來。月光漸漸地照進看樓。

瑪麗黑暗中摸着走入，她望見了看樓的明窗。

瑪麗 啊！……她在這裏呀！……

（急忙地走到門邊，又停止）我一定……

（走了幾步，把手伸到門鈕上，又退回。）

我還怕什麼？……鼓起勇氣來！

（試欲開門，低語）這個門鎖了……

（她坐在梯級上，起始抖戰，說不出話來；起立。）

我一定要看！

（仰視明窗，再上梯級，握住窗戶的鐵門，她舉起身子，一直到她的臉與窗成平線；但是剛要望外看，她將頭又轉回）我不敢……

（瞻望，起立，沈默，眼睛張大，手握着窗戶的鐵門。我們能聽見她的喘息，她的牙齒在靜寂裏咬得發響。後來她低低地嗚咽起來了，全身抖顫。她的手放鬆了。她暈倒了。）（默息。）

（鐘走到一刻的地方響起來了。月色朦朧，現在纔照射在這景上。小禮拜堂內的燈光也迸放出來。）

第二場

（小禮拜堂的門開了。一個可怕的人面，肥胖猙獰，往外偷顧，並向四周徐徐注視。兩個婦人走出來，一個拿着一件模糊而陰暗的東西裹在白被單內，別的一個拿些桌布，袈裟；這個男子就跟在她們後邊，一位道士拿着一個聖杯，藏在他的大衣底下。——

——他們戰兢兢地摩着牆，沿着走廊，像野鳥的飛過，隱隱不見了。）

（孟德斯榜夫人出來，她向四周狂視。娜冉隨她出，試將手給她。）

孟夫人（撞她）不要接近我！（娜冉聳肩，低怨，從看樓的窗戶看外面的天色與宮殿，跟着就走了。孟夫人慌亂地，促忙地走着，跌倒在她女兒的身上）啊！（靠着她）瑪麗！

（跪在她的身旁）她已經昏暈了！……（擡起她的頭吻她）瑪麗！我的最親愛的瑪麗！

瑪麗！……

（瑪麗睜開雙眼看她的母親，含有一種恐怖的舉動，使勁地轉在後面，藏起她的臉。）

爲什麼？我使你害怕嗎？……我的親愛的，我的小女兒，是我……爲什麼你要轉過去？爲什麼你要藏起來？……瑪麗，看我……

瑪麗 （仍如前）不！不！……讓我一個人在這裏罷！

孟夫人 （靈活地擡起她的頭，看上面小禮拜堂的窗戶，又看她的女兒。靜默一分鐘後，用改變的聲音）瑪麗……你看我嗎？看我呀……你看。

（她躺在女兒的身上，把她女兒的手從臉上拉開。）

瑪麗 （臉在外面，眼睛卻閉着，抗拒地把頭轉過）請你，夫人，我求你！不要問我了！讓我去……我要去，我要到尼菴子裏去……

孟夫人 （強不過她，讓她走）你看來……我對你太可怕了——（悲苦狀）你對了。——你不要蔑視我如我自己蔑視我的那麼利害……這位皇帝，我爲他纔將我自己弄低了！我恨他逼迫我來作這種羞辱事！（她轉身離開女兒；在幾步之外坐下了，以一種絕望的悲哀底眼光看到外面。）

不得榮譽，可是在世界上同這些無聊的人在一起，卻是很難堪的。你永沒有覺到受壓迫的羊羣被人宰割，屠戶賣的肉的臭味，在那裏可憐又可笑的哭聲好像風聲吹過耳朵。在我看起來，人類不過是一羣野獸，在井底擠作一團，叫着，聞着，混雜着，傻哭傻笑地彼此互相踐踏。因為要躲開他們，我便匍匐爬在山上；我滑倒了，受傷了；再爬上去；可惡的聲音隱隱地聽不見了，空氣也慢慢地清鮮了，我看見許多光明的山峯。光明的山峯！我終久達到了……現在呢，我又要落在那一羣可憐的人類裏去了！……

瑪麗 他們是同我們平等的。

孟夫人 他們不同「我」平等！他們必得服從我哩，我是施令發號的。

瑪麗 只有上帝能發號施令，我們都是他的工具。

孟夫人 羣衆是被風吹過的塵土。偉大的靈魂是吹起塵土的風——上帝的呼吸。

瑪麗 權力會毀壞了靈魂。

孟夫人 權力能够使靈魂純潔。庸庸碌碌，事事都求和解，騎牆的手段，騎牆的行動，騎牆的

思想，這種假道德纔能毀滅了靈魂。世界上唯一的罪惡便是自己沒有主張。上帝！如果我相信騎牆的人生下來就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我決定要努力去作個騎牆的人！可是我現在還沒有到這樣，我一步一步得來的，卻是我一步一步同卑賤的仇敵爭來的，

——這個小呆東西居然敢佔據我的東西！我的東西！我有主權。我一定要佔有它！

瑪麗（憂愁狀）以後呢？

孟夫人 以後我要失去的。可是那在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我要佔有它！我離死還遠哩。

瑪麗 唉！死近了，母親，想想歲月已一年一年地過去！

孟夫人 是的。那纔是真真的墳墓！人慢慢地變老！沒有再比這種難學的事。覺着自己的肉體漸漸毀壞，眼睛同身體漸漸變老，好像濕牆生了霉氣——皮膚變黃了，牙齒也變污黑了。臉上生出許多可笑，又令人討厭的縐紋，在縐紋裏死神作鬼臉……沒有比這個更可怕的墳墓！唉！多麼恥辱！……並且想一想沒有東西能夠抵抗這種死的生活！每天死纏繞過你美麗的身體……那是你用以驕傲的身體。有時當我早晨穿衣服的時候，

我簡直膽怯得不敢看我自己；我不敢看……多麼笨！……在粧飾同衣衫的下面，毀滅的工作不停止底進行。眼睛雖然不看。忘不了的心可不能不看。我的仇敵一想起我們，心裏也是有千萬說不出的痛苦。——他是沉默地同一個有低平的胸部，瘀血的心，遲鈍的五官之人在一起。奮鬥有什麼用處呢？我不願作這種無用的競爭。除了躺在地上死了以外，什麼也沒有。我一夜失望着啼哭。……但是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看着我愛的肉體毀壞死去嗎？剛纔我倒還贊成你的意見。你不明瞭，你以為我們之間有層隔膜……你自己管自己罷：在你活着的時候，人的生活沒有全盡以前，再生的希望是沒有底。

瑪麗 這是自然的公律；你為什麼違反呢？

孟夫人 因為這是公律，我怎麼敢犯公律呢？它為什麼壓迫我呢？難道我同他訂有條約嗎？他們為什麼把這種不是為我而設的公律來欺騙我？讓奴隸服從老年的羞辱罷，假若他們願意，讓他們尊崇這種公律，把它當作神聖的必要吧。至於我呢，我可看不起它！

瑪麗 一切都過去了，老年也同其餘的一樣。等到有一天肉體與靈魂都再有開花的機會。

孟夫人 我不信那些夢話。

瑪麗 不要褻瀆神聖！

孟夫人 並不是我褻瀆神聖，是那些相信有這麼一個膽怯的上帝存在的人纔褻瀆上帝的……這種醫院的與塚地的上帝！羅馬的凱撒也沒有玩過比這個還卑賤的把戲。我們可以說他爲鬧着玩纔創造出人類，使他們受苦，使他們卑污。但是他對於死亡與醜惡又有什麼趣味！讓一個充滿希望的青春變成一個衰殘的老婦人，比一個青年的肉體變爲一堆臭糞，多麼榮耀，我們對於這個劊子手應該多麼恭敬！

瑪麗 （懇求狀）母親，母親，你碎了我的心了！（用手擦她母親的嘴。）

孟夫人 （奇笑地注視瑪麗）你是多麼年青！年青是多麼快活！

瑪麗 夫人，不用那樣看我，你的眼睛使我害怕：你的眼睛恨我。

孟夫人 （用一種忌妒憐愛的眼光仍望着瑪麗。）哦，再像這樣子兩年，——只要兩年！

瑪麗 我希望我能給你這個你嫉妒的身體！

孟夫人 青春對於你怎麼樣呢？

瑪麗 青春對於我是一種負擔。我還要防護我自己許多年！我希望早點兒過去這種時期。

孟夫人 生命對於你的頭腦是一種烈酒。它使你害怕麼？

瑪麗 我覺得生命是可怕的。

孟夫人 因為我，是不是？

瑪麗 夫人，不只為你。

孟夫人 （苦痛狀）不只為我？

瑪麗 我不是告訴你了麼？不只是因為你……

孟夫人 是因為我——那麼，我使你難受麼？

瑪麗 （低聲）是的。

孟夫人 全告訴我罷。

瑪麗 不能。唉！我怎樣地咀咒人生！這種生活造成你，我愛的你，我敬的你，不管你一切的……

……（停止不說。）

孟夫人 是麼？

瑪麗 （靜默一會兒後，拉着孟夫人的手。）饒恕我。

孟夫人 （輕輕地把手分開）你的默息比說話還殘酷。我也該這樣的待遇，這是對的。

瑪麗 不對，不對，你誤會了。我愛你，我愛你！所以我不忍告訴你。

孟夫人 （驚訝地望瑪麗）你愛我，不管我一切的罪惡嗎？

瑪麗 （懇摯地）你就再有罪惡，我也是愛你的。

孟夫人 你怎麼能這樣呢？我差不多完全不愛你。我一點都沒有維護過你。

瑪麗 你不知道我小的時候你對我的……我不常看見你。你把我們分離了。但是他們說

到你，我夢想着你，夫人。你的像掛在我的屋裏；我崇拜她，注視她，同她談笑。當我一個人

在屋子裏的時候，便站在椅子上吻她。當你一來看我的時候，我的心快樂得跳起來……

孟夫人 (苦笑) 我常是惶忙，冷淡的。我毫沒有感情地看看你，並且在未以前已經就想走了。

瑪麗 ……以後我到皇宮裏去。我很喜歡親近你，依靠着你生活，和你呼吸同樣的空氣。但是我覺得我在你的身旁是醜陋而帶鄉土氣，我怕你不喜歡，因為這個使你難過。我最喜歡藏在你屋角的幕後，看皇帝，朝臣，外交官，都恭敬地圍繞着你。我覺得每個人都像我似的愛你，並且我的靈魂也充滿了快樂……於是有一天……我仍是一個小孩，我還同我的哥哥一塊兒玩，那個武珊公爵在第一層的看樓內。窗戶敞開。樓下便是花園，花園內有兩個貴族正在談天……我想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我聽他們所說的話……

唉！夫人！

孟夫人 (激烈狀) 他是誰：

瑪麗 我不知道。

孟夫人（固執地）是多里先生嗎？

瑪麗 我不能告訴你。告訴了你又有什麼用呢？你知道的很清楚，他們都是一樣的。我從此纔相信。但是——這對於我是一種凌辱。我不大明白他們所說的罪惡，但已足夠告訴我，我所不知道的事了。從那個時候起我便另眼觀察一切的事物；我知道笑與諂媚的用意。我也知道看你的眼淚。我的天呀！你怎麼能這樣作，你是一個很自尊的人？

孟夫人（絕望狀）你讓我怎麼辦呢？

瑪麗 好媽媽，離開他們，同我一塊兒走，退隱在上帝的面前，遠離了宮殿；在上帝那裏一個人的呼吸是自由的，他永遠是不會老的。一天一天地過去，靈魂的開花，就如永遠在春天的時候。上帝的愛纔是不欺騙的愛，並且是不會有嫉妒的；愛越深，每人所得的也越大。哦！同你一塊兒愛上帝，一塊兒夢想上帝，回到我們的故鄉的大森林裏，聽村中教堂的鐘聲，再享受恬靜的水泉！

孟夫人（呆看着女兒，不自然地發笑）可憐的小小的作夢者，你說的全是瘋話；這是心

靈的幻想。我知道。但是我也愛你有這樣的行爲。我愛你的純潔。如果你的夢想是假的，你的淚是真的，你的愛是真的。親愛的，你的純潔溶化了我的心；我的心不復是以前的樣子；你使我的心頭一次感到愛的快樂。讓我看你！我以前沒有注視過你……你是多麼的美麗清爽！你的皮膚有如花朵；淚珠會使像我這樣的老婦人難看，可是你頰上的淚痕好像露珠似的……不用轉過身去。我現在不嫉妒了。你不是我的麼？你將要變成我，我的肉，我的果子，這是多麼可愛而又多麼可怪的事！我爲什麼一直到現在纔來嗜這個因你而再得的生活底安慰！我在那裏？在這裏還是在那裏？哦，我的孩子，同我一起笑，不要憂愁，不要爲我而憂愁！我願意作你願意我所作的事，你所有希望我作的事，親愛的，即使這件事是不合理的，我也要作，那樣你就會快樂，我也就會因爲你而快樂，那樣我可憐的，疲困的臉和眼睛會在你的眼睛，你的心坎裏顯現出來，哦，我的青春之淵泉，我現在能够想像地看到你年青的臉上誠懇的笑容……

瑪麗 媽媽，那你就這樣作了……

孟夫人 我們明天走吧。

瑪麗 (懇摯狀) 哦，謝謝你！

(擁抱她。)

(外邊有噪雜的聲音。)

發生什麼事了？

孟夫人 快點回去，不用讓他們看見你在這裏。

瑪麗 但是你呢？

孟夫人 (笑她，忽然看娜冉的臉，她藏在看樓的角上。她的聲音頓變) 我用不着別人，我
一個人回去……走罷……

(瑪麗用腳尖跑出去，向她的母親作接吻的手式。)

第三場

(孟夫人，娜冉，後又有幾位貴族。)

娜冉 (跑到夫人面前，嚇住) 夫人，糟了!

孟夫人 什麼?

娜冉 他們在偵探我們。警察總監已經偵察我們有好幾個禮拜了。一個巡警藏在門後頭等着。我有點兒疑心，我讓愛布和娜普蘭先走了。他們在被巡警追趕以前，幾幾乎跑不掉。他們跑，巡警在後面追。

孟夫人 他們看見你了麼?

娜冉 沒有。這是一時的事。如果愛布被人捉住，他一定要說的，我知道他。他這個人是經不起恐懼，有希望他就會說的。他會把我們全賣了的。

孟夫人 可憐呀!這就是你引我到地方!就因為那件事，我自己便失德了。

娜冉 你不應該責備我們!我們因你纔連累上了哩。

孟夫人 少說!他們來了……啊!如果我們能够躲一躲，(孟夫人與娜冉藏在黑暗的角上，

近聖瑪利亞的神像處。）

（有幾個貴族由看樓的兩邊擁入，靠着窗戶看外面的動靜。外面的喧嘩更加厲害。）
貴族們——這是在皇宮裏發生的。

——什麼事？

——幾個黑衣的衛兵在追趕兩個女人，一個男子。

——他們做了些什麼呢？

——他們說他們是暗殺的人。他們是皇宮裏來的。

——皇宮明天又有些新消息了。

——他們跑得同兔子一樣。看那個矮腿的胖牧師。你看他怎樣地跑！偵探在後面追！這個傻子會讓人趕到犄角裏的。看，我告訴你！他在這裏讓人趕到犄角上了！好！他怎樣辦？他從一個小廝那裏拿過一根手杖！他痛打他們！咄！多大的拳頭！他們不敢前進了！

——好呀！

——這個瑞士人要用長矛刺他了。

——是……不……多麼兇猛的野獸！他把他們都扔躺下了……他正在往望台上爬哩。這裏有一個瘋子！他跟着他爬上去了。但是這個東西更靈巧；他得勝了，他在前面他已經到屋簷邊了。他想逃走！

——下面的槍手在裝子彈了。他瞄準了。等什麼？——放槍，放槍，傻子！

（槍聲響了。）

孟夫人與娜冉（看不見說話的人，聽見他們說的話，每句話底下都伏有危險，彼此拉着手。）我的天呀！讓他們殺死罷！

（外邊發出喊叫的聲音與笑聲。）

貴族們 中了他滑倒了！

——砦然一響！摔得多麼響！

——死了沒有？（待了一會。）

——沒有，還動哩。聽他呻吟的哀聲。

——走去看看……（他們促忙地出去。）

（孟夫人與娜冉跑至窗前，惶亂，恐懼。）

孟夫人 他被人捉住了，他們已帶走了。

娜冉 完了。（倒地。）

孟夫人 這種喧嘩會驚動皇帝。一會兒他就全知道了。可是高姬梨凱，高姬梨凱，她明天是

多麼的快活啊！……你不是認識妖魔麼！讓她作點巫術罷，來！（搖娜冉。）

娜冉 我不能。主師累了。他走了。

孟夫人 強迫他服從你！

娜冉 （失望狀）他就是主師。

孟夫人 那麼，讓我們飛出去吧。

娜冉 有什麼好處呢？明天他們又把我們捉住了。主師要捨了我們，那就沒有法子。我們算

完了。(啜泣。)

孟夫人 用不着哭。哼哼，有什麼用處？

娜冉 你想到我要來的痛苦麼？

孟夫人 難道你生下就沒有遇見過危險嗎？

娜冉 這同冒死的危險不是一回事，並且眼看死在目前。

孟夫人 懦弱！

娜冉 說倒容易。你這類的人是一點危險沒有遇見過的。他們燒死窮人，大人物卻逃跑了。他們不敢惹大人物的。

孟夫人 像我這一類的人有比劊子手的酷刑還殘酷的苦痛。

娜冉 什麼呢？

孟夫人 讓人家戰勝！

娜冉 這同燒紅了的火鉗比起來又算得什麼呢？

孟夫人 啊！如果受得了燒紅了的火鉗，便能免掉羞恥！

娜冉 這不過只是空話。你可以在鄉間的別墅休息，你可以作些祈禱，來安定你的靈魂，並且繼續吃好的，睡好的，被愛人擁抱；而我呢……

孟夫人 你以為我就肯讓步，讓這個女子替我的位子？……退避？……永不，誰說隱退？是的，剛纔……現在一切都變了。勝利者纔能自願地退隱。但是戰敗了，被人羞辱了，在人家的笑罵中走開，在他們凌辱之下慘敗，我寧肯死了，也不退讓。

娜冉 呸！我知道你，不久你就要互相了解，互相講和了。再說哩——如果你死了，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你愛死就死，沒有人強迫你。

孟夫人 你太糟糕了。不能明白我這樣的人的痛苦。

娜冉 糟糕倒好！你不能不忍受底。

孟夫人 你爲什麼恨我？

娜冉 我不恨你。不過當我知道我有伴的時候，我的痛苦就減輕了。

孟夫人 如果你能報仇，你的痛苦不能減輕嗎？

娜冉 是的。——可是怎樣報仇呢？並且向誰報仇呢？人人都是我的仇敵。如果我只對兩三

個人報仇，其餘還多得很哩。……

孟夫人 但是與其一個人不殺，不如殺一個值千萬的人的人。

娜冉 誰？

孟夫人 如果一個人要殺……

娜冉 （低聲）皇帝？

孟夫人 對了。

（短時間的沉默。）

娜冉 我的親愛的，你提議的太可怕了。

孟夫人 我不讓他獨存來嘲笑我。

娜冉 殺皇帝！

孟夫人 你戰慄嗎？

娜冉 沒什麼……因為全都糟糕了，完結一下也好。但是你想得到後來的苦刑嗎？

孟夫人 有的是使人死的方法。

娜冉 你願意用什麼方法？

孟夫人 他早晨工作的時候，他總要喝一杯路梢梨（Rossolis）。

娜冉 好極了！羅葛雷和挪郎伺候他的飲料；我認識他們。他們會投入必要的藥品。

孟夫人 快一點，不然我的意思一會就變的！

娜冉 容易，我要把他當皇帝看待。高姬梨凱呢？

孟夫人 我管她。（娜冉退）我的兩耳雷鳴起來了……我要停止……不——幹往前幹！

啊！天呀！你把我引到那裏去了？

——幕——

第三幕

第一場

佈景 皇帝的書室。路易十四坐在一張大桌子的前面。魯瓦斯坐在別一方正在閱書。約離路易幾步，有一個小圓桌，上面放一瓶酒，在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的一幅畫的前面的角上置一禱告桌。

時間 第二天早晨。

魯瓦斯 陛下好像有心事。我可不可以停止我的報告，今晚上再來談？

皇帝 不用，賢卿繼續說罷，——說完罷。

魯瓦斯 遵陛下的命令，巴倫孟拉於禮拜三下斯特拉堡。沒有什麼抵抗。沒有人會想到他到底那樣快。城門大開，礮壘連礮都沒有安上。報紙上已經見到總司令叫皇帝的秘書

發表斯特拉堡歸併在法國版圖的命令底消息。諸事都已就緒，毫無反抗。我們已經把三五個散佈謠言的奸徒絞死了，警示其餘的人。這一場勝仗要使陛下穩作亞耳薩斯的君主，並且永遠治理着野蠻人。願上帝制止住德意志人！（“*Clausula Germanis Gallia*”）同時我又接到意大利的消息，哈帝拉將軍今天可以下哈氏哈城。像這樣地勝利下去，戰勝了全世界，將過太平的日子，那時陛下的仇敵一個一個地乾着急，一句話也說不出，千秋萬世留下你的美名。

皇帝 賢卿，你發個命令叫全國的教堂都歌誦“*Te Deum*”聖詩。我們決定要獻給上帝屬於他的事物。我們的勝利就是他的勝利。因為上帝我們纔能夠戰勝。

魯瓦斯 陛下的偉大就在這一點：就是上帝的主旨是同陛下的相合。上帝的一切便是陛下的一切。

皇帝 賢卿，我的一切？我時常自己問自己，除了我的身子，什麼是我的？雖然我的軍隊克服了歐洲，我仍然不是我看見的一切君主，甚至於我所接觸過的君主。（他機械地用瓶

子碰碰桌子。)

魯瓦斯 陛下恐怕是受了很大的痛苦；因為這是我頭一次聽見陛下說這樣苦痛的話。

皇帝 我知道了人類的卑下；當上帝不幫助他們的時候，卑下就沒有法子補救。所以須要一種剛強的權力來壓制粗野的本能。我在小孩子的時代——傻孩子的時代，看見敢反抗皇帝，棄捨君主的人物，簡直以為這真是喪心病狂；但是我受了二十年的高等訓練，算是把這種病根剷除了。可是正在我興盛的時候，一般的鬼計照樣進行，我看了妖魔和下毒的人的可恥底行為，我真免不了驚奇。嘿，泥濘敢濺到我的寶座上來！

魯瓦斯 這些不過是鬧鬧就過去的事；最盛的權威也免不了這一類的事。一個人年青的時候總要作些不老實的事。所以必須預備些事讓他們做去，讓他們澎湃的感情能夠發洩，以後他們慢慢就知小心地制止這種情感。

皇帝 凡賽爾的人的懶惰是很危險的，因為他們有實行懶惰的精神。由我們的經驗看起來，這種人在軍隊裏，定是更危險了；因為在他們勢力底下，有一種力可使全軍瓦解。再

說，毒已經很深，不是平常的藥所能治底。全朝都受傳染了。毒是一天一天地散播出去。

魯瓦斯 我們先下手殺他幾個，以後就不聲張了。我們對待普通的家禽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但是殺幾個人不見得能達到使一般人警戒的目的。我們最好一直先捉幾個頭兒，不管他叫什麼，作什麼，官職越大是罪越大；但因他的名譽，把他加上罪是更有利益底。

皇帝 你的忠諫是完全與我的意思相合，但是我有許多許多的理由使我取消自己的意見，於是終於沒有實行。我看我自己就被家庭的憂慮與意志所阻止，罪惡的痕跡還不能完全從我的心裏抹去。

魯瓦斯 陛下壓制壓制你仁慈的本性，是最妥當不過的了，如果大家須要你這樣作的話。

皇帝 孟德斯鳩夫人是同你很親密的；你把你的一個女兒許給她的姪子了。

魯瓦斯 什麼，陛下，孟夫人，她還有什麼問題嗎？

皇帝 昨天晚上他們捉着三個將要離開宮殿的下毒底人；他們說孟夫人也參與他們的罪惡。

魯瓦斯 陛下，這種匪徒說的話有什麼靠得住呢？

皇帝 尼古拉先生好像都相信哩。

魯瓦斯 官吏是有偏見的。他們以為事事都是罪惡。像他這一類的人，偏見是很平常的事。作了二十年的官，他們就不能夠把事情看得真確。他們殘惡的，牽強附會的推猜，把事情當作壞事情想，把他人好的動機當作關於暗殺，毒藥，和他種的詭計。

皇帝 你自己去見他。我叫他在隔壁屋子裏等我，一俟他有新見地的話。你看他是否在那裏，（魯瓦斯開門。）

魯瓦斯 陛下，他在這裏。

皇帝 請你叫他進來。

（尼古拉入。）

第二場

(皇帝，魯瓦斯，與尼古拉。)

皇帝 (向尼古拉) 先生，他們承認了嗎？

尼古拉 陛下，我簡直被剛纔聽見的話嚇着了。使我害怕，使我打戰，我不敢在陛下面前說。

(沉默。)

(皇帝點首，作勢叫尼古拉說。)

一點鐘以前我們捉住這個最險毒的罪人——娜冉，她或者是實行或想出這件罪惡的人，她滿不當地跑出宮殿，連躲都不躲一下。當被捉住的時候，因為她吃了驚，反而沉靜，她全都招了。

皇帝 她也連累了孟德斯榜夫人麼？

尼古拉 她說孟夫人的罪惡比別人的還可怕哩。

魯瓦斯 這是匪徒的慣技：他們控告別人來維護自己。

尼古拉 他們又在我面前審問一次。她的口供不但是一樣的，而且說得夫人的罪惡更爲可怕。

魯瓦斯 我們一定要懲治懲治這種人，不准他們說話。這並不是強迫他們。他們生來的惡性使他們很容易撒謊和作不名譽的事。

尼古拉 先生，你能相信像我這樣的一個老司法者這麼不小心，沒有證據，隨便就聽一個罪人的話麼？況且她所攻擊的人是最尊貴的人呢？如果我不當心地證明她的口供，我不是比她更有罪嗎？我盤問了夫人所有的女僕，回答的口供都同娜冉一樣。

魯瓦斯 先生，我們不要忘記夫人病得利害已經有好幾個禮拜了，所以把這個被人控告的罪惡不歸在她身上也像有理由底。

尼古拉 噯呀！我倒喜歡有這種的赦免。不幸這罪惡的事實，不但是在這幾月之內發生，她作這種事已經有十五年了。自從她依賴妖魔得寵之後，就不常到宮裏來了。那個時候她就同娜冉這個婦人有來往，她供給夫人的符咒和毒藥。她用火藥再加上些什麼毒

質，有時就放在皇帝吃的東西裏；並且醫生可以爲我證明，她每回卑污的行爲都同皇帝害病的時候有合。這還不止哩。在凡賽爾的聖珊物雷教堂裏，孟夫人同她的同謀犯委身去作罪惡的害人咒，去咒皇后與公主趕緊死去。再說哩，夫人的悍潑與權勢俱增，又害怕失了權勢。我不願意再說這個可憐人所墮落的罪惡底可怕：就是昨天晚上她赤身躺在小禮拜堂的聖壇上，祭品在她的身上舉行，聖水是用入血……先生我不說了，心裏又怕又愁；一定立刻要拘夫人來。

魯瓦斯 不能。夫人不是個平常的婦人。我們一動她，便會傷了國體。

尼古拉 國體早被她的罪惡污辱了。如果連她都不懲辦，那就不要想懲辦他人了。

魯瓦斯 羞辱比罪惡還要可怕。想想這個名聲傳出去，佈滿了歐洲。恨我們的國家又該多麼喜歡，他們正耐煩地等着損傷陛下名譽的機會！

尼古拉 要是我們的仇敵先知道這件秘密，那就更危險了。這種的罪惡不能保守秘密到很長久底。讓我們先預止了謠言，並且讓全歐同時，學學罪惡與懲罰。

魯瓦斯 先生，我佩服你能態度安閒地決定作一件使皇帝傷心的事，皇帝的快樂我們應當維護底。

尼古拉 先生，一個人不能因為難以成功的責任便不去作。我相信一個最誠實的人能夠完成艱難的責任，有如一件足以自豪的行爲，責任越難，自豪的程度也可以越高。你以為我得着這種的決意沒有經過一些心中的交戰嗎？（突向皇帝）陛下，我可以告訴我昨晚上的痛苦嗎？當那個可憐的東西招的時候，我的心和她同意；每一句口供都好像刀割我的心。我覺得我自己忽然變作一個知道可怕的秘密的人，一件與國家體面有關的秘密；並且我看出來隱瞞與散佈是一樣的危險。我知道宣揚出去，國家的名譽掃地；但是我也知道自己保守秘密，是違反了至上的公理。陛下，我也知道這件事會使皇帝傷心；但是我也知道爲皇帝的名譽，我是不應該寬恕這件罪惡底。唉，陛下，我很驕傲地從你那裏接受了尊貴的維護法律底職務，昨天我很覺得這件尊貴的職務的棘手！我覺得我應該宣布，求陛下准我辭職，因爲這件職務我辦不了，也不知道我的責任所

在我禱告上帝求上帝示我光明之路，使我忘去我的私見，站在我的職分上說話；上帝回答我不應該把一種困難的責任付與別人，我應該自己去作，不管對於我有什麼損害，爲正道，爲皇帝的光榮，我應該去作。（他非常的感動不禁投身皇帝的膝下，皇帝也受同樣的感動，扶他起來。）

魯瓦斯 先生，你現在要作的事是悲慘的光榮！

尼古拉（驕傲地站起）一個人須要偉大，但並不是要態度上裝起偉大來的！

（孟夫人進來，兇猛地走向皇帝。魯瓦斯與尼古拉驚起。）

第三場

（皇帝與孟夫人。）

皇帝（吃驚地，激怒地站起）孟夫人！她用手式與魯瓦斯和尼古拉鞠躬後，沉默地坐下。夫人，誰給你一種權利，不叫你就進來了？

孟夫人 我自己的「權利」使我來底！

皇帝 你不能再有在這裏的權利。

孟夫人 你管不着。

皇帝 沒有我，你什麼東西也得不到。

孟夫人 我自己戰勝得來的權利，我自己要保守着。

皇帝 你敢在現在這樣的時候……？

孟夫人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彼此都很嚴重的。我來到這裏並不只因為我的尊貴被污辱

了——我的殘餘的情愛使我來到這裏，當心些兒你作的事。我們都不要說廢話。我們

各人都自制一點。

皇帝 我聽這種狂妄的話，我想我一定在作夢。是你使我害怕嗎？

孟夫人 我擺架子，你就擺架子。更大的危險從來沒有恐嚇過我們。

皇帝 你忘了我已經知道你的罪惡麼？

孟夫人 那更好！我用不着在你跟前招認。

皇帝 那麼，是真的？這些毒藥，巫術，這些可憎可恥的罪惡都是你作的嗎？

孟夫人 我們作的，陛下，你的罪惡和我的罪惡。

皇帝 你瘋了麼？你怎麼敢說這種話？

孟夫人 我說如果我以各種的罪惡喪失了名譽，污壞了我自己，那是因爲你逼迫我纔作的。你的忘恩，你的淫亂，你的倨傲逼我去走極端。使我失望是對你的快樂。十五年之中沒有一天我的心能够相信你，沒有一天我不在奮鬥，使我不至於爲你所害。在你哩，不過是一個討厭的，多疑的暴君的一種遊戲，一種娛樂。你這隻手給我的東西，那隻手又要回去，來恐嚇我的權利，招惹我的尊榮。你逼得我瘋狂，你不得不維護我自己。我作惡來維護我自己。這些罪惡都是你的罪惡。

皇帝 但是夫人，我還該你什麼債呢？我從鄉下把你接來，我就寵愛你。除了那個野心什麼東西比得了你的卑鄙。十五年以來，我總拿財產和寵幸來籠絡你的野心。你的女親戚，

有恩惠的人和同謀的人因爲我的寵愛都闊起來。連你背上的襯衣也不是你的。你是什麼東西，敢來要求這個，要求那個？

孟夫人 我是你的妻。

皇帝 皇后纔是我的妻。

孟夫人 不要裝傻！那個老笨的西班牙的婦人只是同她一同懺悔的人和她的狗一塊兒過活！她同你共了些什麼，不過有時同一個牀罷了，還得看國家的體面，我准你這樣作的時候，我纔真正是皇后！你的思想都有我的分子在裏邊。你的大臣，你的將軍都要同我商議。你同我商議最秘密的事件。我的決定就能算得你的一半。

皇帝 實在的，你事事和我同處。

孟夫人 你忘記了我對於你的榮譽的熱愛嗎？我比你還嫉妒地注意你的名譽。使你偉大是我刻刻不忘的熱望。我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沒有我不肯犧牲的。我是你心靈中的一種力，在你未達到頂點之前，我總是提心弔膽，沒有一刻的休息。在我勢力之下，征服

了的歐洲各國不得不服從你所喜的法律。法國的權力與財富將使各國都知道。我從你那裏沒有拿一件東西不還以千倍的酬報。

皇帝 你的虛榮心把你蒙蔽了，夫人；沒有我你什麼都作不了。我願意你活着你纔能活着。我以前作的事，我現在卻不能作了。

孟夫人 你以前能够給偉大的心靈使它自己覺到偉大的機會。沒有人能够奪去這種的自覺。

皇帝 夫人，我有比你還偉大的忠僕。如果我喜歡讓他們走，他們悄悄地鞠躬便走了。

孟夫人 是的，你是很能駕馭人的。凡賽爾是充滿了下人的——但是我的精神卻不是這樣，當我要求你給你的愛人的獨立權時，那也是爲你的榮譽。

皇帝 （冷酷地）我不再愛你了。

孟夫人 好！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皇帝 （發怒地）仇怒使你瘋狂了。我記得你對於愛情宣告反對了。

孟夫人 我愛皇帝；不愛你。

皇帝 你未免太膽大了，居然敢這樣對我說。

孟夫人 我告訴你所應該知道的。如果你答應打破使你昏矇，使你呆笨的重重諂媚。是皇帝的尊榮使你美麗，使你有德性的。不然，誰還愛你呢？

皇帝 這太過火了；我也忍够了你的野心，你的狂暴，你淫褻的說話，破壞我喜歡的一切，破壞我宮中一切很好的東西。你不能相信我忍受了多少的痛苦，和像你一樣的婦人接近，你的一舉一動都表示你遺傳下來的粗魯：沙聲的意大利口音，俗野的表情，身後帶着一股難聞的味兒，口同污河似地說些髒話，每一個毛孔裏排洩出的臭汗，所有的這些淫污的瘋狂，簡單地說，是表示你甚至於在愛情上也是下流的，愛情會被你粗鄙的行爲染壞底！

孟夫人 我很像你所說的，並且比你說的還過分一點，也沒有關係！但是至少我沒有你那樣難聞。你的新情人沒有告訴你麼？……你自己看看，並且自己評斷評斷，禿紅腦袋，壞

牙齒，你的瘡癬與羊腳瘋病，你的無心肝，與不會談話！你以為像我這樣的一個婦人，不因為你而難過麼？我對於你的惡行爲的忍耐不比你對我的忍耐更大麼？我抑制住我的憎惡，肉體與靈魂的不適，當你來的時候，逼人欲死的煩悶簡直使我出不了氣，只因爲要看看皇帝的尊榮，你已經奉爲神聖的難勝的聲譽。——你說我的同黨使你難過……好天爺呀！你怎麼對待我的！難道你這樣昏迷了你寵愛的人的好聽的意見，不覺得我的肉體也嫌厭你的肉體嗎？你的接吻鬧得我生病，我的覺官十分的討厭。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十五年了！你不明白麼？

皇帝（壓服狀）什麼！這樣的怨恨，這樣的瞎怒，以為我愛我寵愛的人，是她先說她愛我……上天呀！我現在信誰呢？夫人，我謝謝你，因為你終於使我明白你對我的意見。你儘管你自己的理由。一會兒你就要被捕了。

孟夫人 你不敢。你不打你自己，你就不用想打我。

皇帝 我們兩個人再沒有關係了。你是孤獨的，沒有轆轤了。我說一句話就夠了，——我就

要說——因為正道要將你所有的罪惡宣佈。

孟夫人 我同這個寶座有不能脫離的關係；我有六個女兒。

皇帝 照公理上說，法律是不認人的。

孟夫人 哦，我不知道你對於他們並沒有感情，因為除了你，你什麼都不愛；這是你的驕傲，每打我一下，要打你六下。

皇帝 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不能為你的罪惡負責。你的孩子將不是你的孩子了。我要從你身邊接過來。

孟夫人 你不能。他們永遠掛上你我的名字。你的抗辯不過讓我的羞恥落在他們的身上。你不害他們，不准你害我。

皇帝 好，我願意打他們，是的，如果需要的話，我要打他們，打碎了也比不打破你好亂的驕傲強。

孟夫人 對極了，算他們同我都失體面，預備着，不要參與我們的罪惡！

（瑪麗幾秒鐘以前已經進來，沒有叫皇帝與孟夫人看見她，便跪在他們面前，伸出她的雙臂）

第四場

（皇帝，孟夫人，和瑪麗。）

瑪麗 饒了我們！

皇帝 我的女兒！（他走向瑪麗。）

瑪麗 （捉住他的手）我向你作了些什麼事呢？你恨我，你想害我！

皇帝 夫人，她就是你的犧牲者！

孟夫人 是你要打她。

皇帝 （向瑪麗）來，乖乖，不用哭。因為你的好奇，所以你纔被懲罰。你怎麼進來的？

瑪麗 啊！陛下，我知道你們彼此會鬧起來，我害怕。請你們互相諒解好了。

皇帝 這不關你的事。回你屋子去。這裏不是你的。

瑪麗 不要把我趕走！如果你拒絕我，我還到那裏去呢？我有的唯一地方就是你的懷抱。我沒有別的家庭，沒有朋友，我只有你們，我都愛你們兩個。如果你們是仇敵，你們毀了我，我就不能活了！

皇帝 你已經聽見你不應該聽見的事了。我願意恕你。但是惡事已經作了，忘記它罷，並且相信你的爸爸是愛你的。

孟夫人 一個人儘說謊話有什麼用處呢？臨了，不過拿人作犧牲品。最好打破你的心，平心地看看世界：生活的殘忍，人類的卑污。看看我們，藐視我們，想方法作好點。

皇帝 噯，夫人，你會殺了她底。

瑪麗 哦，如果生活是這樣的，你們何必讓我活着呢？我是不很強壯的人。你們愛爭鬧，甚至於在怨恨與譏嘲之中你們找到爭鬧的滋味了。但是它們把我壓倒了。我一定要愛！……現在我不能了，我再不能了！陛下，你給我一個多麼可悲的禮物！並且夫人，你也是……

一樣！你們爲什麼彼此要愛呢？只因爲你們的娛樂與野心，你們把我投在罪惡裏，這算公道嗎？（她在皇帝腳下哭起來了。皇帝與孟夫人靜靜地待了一會都受感動。孟夫人靠着瑪麗去安慰她。瑪麗跪着，把臉藏在她母親的衣服裏，依然拿着皇帝的手，皇帝憐憫地望她。）

皇帝 女兒，你要我怎麼作呢？

瑪麗 饒了她！

皇帝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幸而你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瑪麗 我知道……

皇帝 你知道你母親作的了嗎？

瑪麗 （打戰地）不，陛下，我記錯了，我不知道，我一點都不知道……

（孟夫人不由地離開她的女兒。）

皇帝 我能犧牲本性的怨恨。我不能犧牲公理。

瑪麗 另發一道命令！

皇帝 好吧，爲你的緣故，我可以饒恕她，不過她一定要自己懺悔，立刻離開皇宮，退隱到尼菴子裏去。

瑪麗 （慫慂狀）哦，陛下，只是這些麼！如果她願意聽從你的話，你饒恕她麼？

皇帝 或者，以後——我們看。

瑪麗 她將那樣作哩，陛下，她已經答應我的。

皇帝 你已經允許你的女兒了嗎，夫人？

瑪麗 她自己也願意離開這裏。是不是，夫人，你這樣告訴我的？

孟夫人 是真的。昨天晚上我答應這個孩子，我決定走。但是我要自由地走，我的頭抬得高高地，我自己願意不是你願意。今天一切都變了，你要把我趕走。我不能這樣作賤的屈服。我不走了。

皇帝 那就讓公理來處置你！

孟夫人 讓公理來處置我！叫他們聽些新奇的秘密。

皇帝 你因羞辱而轉強硬了麼？

孟夫人 最大的羞辱是狗的羞辱，挨了打還搖尾巴。

瑪麗 媽媽，可憐我們！也可憐可憐你自己！

孟夫人 不要用那種憂愁的眼睛看我！它們好像在憐憫我。

瑪麗 你答應我的。夫人，你告訴我的話。你願意我不再信你麼？哦！我忍不了。如果連你也欺騙我，我會死的。

孟夫人 少說了，不用再問我什麼。我不能拒絕你。不用作我仇敵的同謀者！

瑪麗 請你，請你，我要等，你一定……

孟夫人 （向皇帝）你勝利了。這個天真的女孩是你強暴的工具。我不能拒絕她憂愁的，溫柔的面孔，如果她願意，你說一句話我就走。當心些，不要說：這是最後的一次警告。不用太為難我！地獄已近了。

皇帝（厲聲）你一定要回到你的住宅；你要離開他們到十英哩以外的地方去。除了最少的布魯哇以外——我准一年同你有十五天的會面——不准你見你的兒女。你可以在那裏禱告，祈求上帝的憐憫，一直到死的時候。

瑪麗（懇求狀）陛下……

皇帝 這是我的諭旨。

孟夫人 那麼，我的命運就完了！

瑪麗 陛下，在她走以前，你至少不再說幾句情愛的話麼？

皇帝 我對於她再沒有愛也再沒有恨，我只想忘掉這個婦人，我把她趕出我的生活之外。

孟夫人 我的愛就如羅娑（Nessus）的法衣：你要不把你自已撕碎，休想把衣服脫掉。

皇帝（聳肩）夫人，再見。（他轉過身去，機械地在小桌旁走，倒出一杯酒。孟夫人望着他；她的眼睛止不住怒燄。瑪麗被這個嚇住了；她隨着她母親的眼光望皇帝；皇帝握着杯

酒，於是背向着孟夫人。瑪麗走近母親一步，開口要說，忽然決心地趕快走到皇帝的面前。

瑪麗 陛下，讓我喝吧。

皇帝 （把杯給瑪麗）拿上，我的女孩。

（孟夫人受驚恐的打擊，空喊了一聲；她趕緊走到她女兒跟前，拉住女兒的手。瑪麗默然地望着她。）

怎麼了？

（瑪麗把酒杯放到她唇邊。孟夫人躊躇了一陣以後，從她女兒的手中拿過來，一飲而盡。）

孟夫人 不！

瑪麗 你作什麼來着？——那不是……那不是……

孟夫人 不要害怕。我看出你所想的了。可憐的小女兒！我明白你的意思。

瑪麗 唉！饒恕我！饒恕我！

孟夫人 你不能鄙視我，你能麼？

瑪麗 我要尊敬你，相信你。

孟夫人 謝謝你。無論發生什麼事，不要失掉機會。

皇帝 這是什麼意思？

孟夫人 一切都結黨設計地抵抗我。上帝正在鞭打我。喲，我高興了。這個意思是我被救了！

我脫離了，逃出這個地獄的世界！上帝！我怎麼能把我自己拉出地獄呢？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如果以前我沒有作過，我再不能作了。——現在作了。世界上沒有東西能夠改變它了。我差不多犧牲了瑪麗，公理也不能救我。命運罷了，我便是它的犧牲者。我胸中的鬼怪現在已經到他們臨死的時期……

瑪麗 我早就知道……啊！（她扶着母親，哭泣。）

皇帝 但是怎麼回事？

瑪麗 陛下，你沒有看見她要死了嗎？

皇帝 要死了？——好天爺呀！——那麼，這杯酒，這杯酒！……她要我的命的？耶穌！你救了我

的命！（他跪在祈禱桌旁，在耶穌死難的畫像前面，誠心的祈禱。）

孟夫人 （苦痛狀）看他：甚至於到現在的時候，他還只顧自己。

瑪麗 （在她身旁）救人！救人！

孟夫人 安靜些用不着救。

皇帝 （向瑪麗）少說話，痛苦的女孩，不要喊叫！

瑪麗 （絕望狀）她要死了。救人呀！……

皇帝 不要嚷！我不准你嚷。她一定要死的。

第五場

（門啓，宮中的人好奇地，吃驚地進來，擠近一些，瞪着眼睛。）

（孟夫人躺在沙發上，在她女兒的手臂裏。）

侍臣們——怎麼回事……

——是皇帝病了嗎……

——有人喊……

——孟夫人暈倒了……

——叫發昂大夫！

皇帝（很沉默地）孟夫人並不覺得不舒服。請你們退出去。讓她吸點新鮮空氣。

孟夫人（向她的女兒，她用熱情的、溫柔的眼光注視女兒。）你救了我了……（她吻瑪

麗之手。）

高小姐（擠開擁集在門口的衆侍臣跑進來，很感動地。）出了什麼事——唉！夫人……

孟夫人（起來注視她，直視她的臉。）天真的少女，你的班快輪到了……（她氣絕了。）

幕——

